

中西方教育隐喻中的教师隐喻对比分析

冯 颖

(湖北大学; 2192085370@qq.com)

摘 要:在教育领域的深远探索中,关于教师角色的观念,其表述方式自古以来便蕴含着丰富的隐喻色彩,这些隐喻不仅构成了理解教师身份的独特视角,还承载着深刻的研究价值。运用隐喻分析的手法来审视教师观,为我们揭示了一条穿越历史长河、洞察教师角色演变特性的途径。通过剖析这些隐喻背后的深层含义,我们得以窥见教师观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而揭示出教师角色认知的多维度、多层次本质。

关键词:教育隐喻;教师隐喻;对比分析

近年来,国际教育研究领域内兴起了一股新风潮,即通过隐喻的独特视角来深刻探讨教师的自我认知与专业发展之路。这股风潮不仅拓宽了教育研究的理论疆域,还为深入理解教师角色的多面性、促进教师深刻的自我反思、优化其专业学习环境以及洞悉教师情绪状态等复杂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鉴于全球文化的丰富多样,教师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既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又蕴含着共通之处。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在跨文化比较的深度与广度上仍有待加强。本文旨在弥补这一不足,细致比较中西文化背景下教师隐喻的不同,并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文化根源。

1 西方隐喻形态下教师隐喻的历史变迁

1.1 西方古代的教师隐喻

在西方古代,关于教师的隐喻并不直接以现代意义上的“隐喻”概念呈现,但可以从西方社会对教师角色的理解和描述中,提炼出与教师身份、职责及教育方式相关的隐喻性内涵。

在荷马时代,智者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智者(Sophists)在古希腊时期原指具有某种精神方面的能力和技巧的人,如造船工、战船驭手、航船舵手、占星术者、雕刻匠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智者一词的含义逐渐扩展,涵盖了各行各业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艺的人,如诗人、音乐家、医生、自然哲学家等。到了公元前 5 世纪后期,智者一词获得了新的、特殊的含义,被用来专指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的巡回教师[1]。这些人云游各地,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以传播和传授知识获得报酬,并逐步形成了一个阶层。他们是古希腊社会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群体,通过传授知识和辩论技巧等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曾言:“神迫使我做接生婆,但又禁止我生育。”[2]他强调,教师就好比学生生成知识的助产婆,其职责在于辅助个体“催生”出正确的观念,因为在他看来,真知的源泉深植于人的内心,非由外界灌输所得。唯有源自内心的领悟,方能铸就真正的智慧之光。苏格拉底主张,教师的角色绝非知识的单向传递者,而是作为引导者,运用提问、启发与对话的艺术,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促使他们自主发现知识,勇敢探索真理的疆界。他坚信,每个人的心灵中都蕴藏着无尽的智慧与潜能,只需通过“助产婆”恰当的方式加以激发和引导,便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总体而言,西方古代的教育隐喻对于教师的看法基本上是以教师作为引导者角色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迪以及教师被赋予的重要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感为内容的,反映了西方古代对教师的尊重和期望。

1.2 西方近代的教师隐喻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倡导人性的解放。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新的学生观，教师观也应运而生。

17 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著名的“种子说”，即“学问、德行与虔信的种子是自然存在我们身上的”。在种子隐喻中，“教师是自然的仆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他的使命是培植，不是改变”[3]。这一隐喻将教师比作园丁，学生则是花园中的花朵或幼苗。园丁的职责是根据花木的生长规律和特点进行浇水、施肥、修剪等劳动，以促进其健康成长。同样地，教师的职责也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成长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充分发展潜力、实现自我价值。

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巧妙地运用“巨人”这一隐喻，深刻对比了宗教教育下那些虽体格庞大却精神贫瘠、智慧匮乏的“巨人”，与人文主义教育熏陶下，不仅体魄强健且心灵充实、智慧闪耀的“巨人”。这一对比不仅凸显了教育内容的差异，更强调了教师在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作用：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智慧的启迪者，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以智慧和爱心引领学生成长。

总而言之，西方近代教育隐喻中所体现的教师观主要是基于顺应儿童自然天性的解读。这一时期的教师隐喻往往与人的全面发展、知识的获取和智慧的启迪紧密相关。

1.3 西方现代的教师隐喻

进入工业时代后，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这一时期的教师隐喻更多地体现了教育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教师的角色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期望。

博比特和查特思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工业时代的生产和管理理念，尤其是“泰罗主义”管理原理，他们将教育过程视为一种生产过程，学生被视为“原料”，教师则是“教师工人”，课程则是需要被加工和塑造的“产品”。该理论强调了教师对教育过程的严格控制和管理。然而，这种将教育过程类比为生产过程的思想也容易导致教师对学生个性和特点的忽视，使学生被“制造”成相同的“产品”。

在经历了工业革命时期短暂的浮躁与功利后，西方教育开始注重提高教育质量，重视研究儿童的天性和生活的联系，并在后续的教育改革中逐步契合现代社会要求，走向完善。

帕尔默将自己的教学最佳状态比作一头牧羊犬，特别是那种专门在野外赶羊的苏格兰柯利牧羊犬。“在我的想象之中，牧羊犬有四项重要的功能。它维持羊群能放牧和自己吃草的空间；它把羊群聚集在那个空间之中，不停地把走失的羊群找回来；保护空间的边界并把危险的掠夺者阻挡在外；当放牧的草原上的草吃光了，它和羊一起转移到另外一个可以得到它们需要的食物空间。”[4]他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创造一个真正学习共同体的空间，就像牧羊犬维持羊群能放牧和自己吃草的空间一样。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就像牧羊犬把羊群聚集在那个空间之中，并保护空间的边界。

总而言之，西方现代教育隐喻中所体现的教师观主要是基于工业时代的“工程师”以及后工业时代教师在尊重学生自主性，创造性等方面作用的解读。

2 我国隐喻形态下教师隐喻的历史变迁

2.1 中国传统的教师隐喻

在中国古代社会，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道德的楷模，其职业地位被赋予了极高的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之情通过一系列隐喻得以生动表达，其中“圣人”隐喻尤为显著，它不仅彰显了教师在知识领域的卓越成就，更体现了其道德层面的高尚追求。“圣人”作为对教师的至高赞誉，不仅是对其学识渊博的认可，更是对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的颂扬。在这一隐喻下，教师如同指引方向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对学生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作为“至圣先师”，以其深厚的学识、卓越的教育成就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了这一隐喻的璀璨明珠，被后世尊为学习与效仿的典范。

随着儒家文化的普及，“蜡烛论”成为对教师无私奉献精神的另一种描述。这一隐喻借用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意表达，他们不惜付出心血和精力，只为照亮学生的学习之路。这种牺牲精

神令人动容。然而，在赞美教师伟大牺牲的同时，这一隐喻也不经意间透露出对教师物质生活需求的忽视，提醒我们在尊重教师精神奉献的同时，也应关注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

此外，将教师比作“园丁”的隐喻，则深刻体现了农业社会背景下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园丁精心照料植物，促进其生长，而教师也通过教育和引导，帮助学生成长。然而，这也暗示了教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过于强调秩序和规范，从而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因此，在运用这一隐喻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其潜在的局限性，努力在规范与自由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传统教育隐喻中投射出的教师观，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教师职业地位的崇高性以及教师个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深刻体现。通过“圣人”、“蜡烛”与“园丁”等隐喻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教师的形象与角色，同时也为当代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2.2 中国现当代的教师隐喻

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下，随着网络科技的飞速进步与公众认知观念的深刻转变，教师的角色与隐喻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逐渐从社会的代表和知识的权威，转变为个性潜能的引路人、知识共创的伙伴、道德对话的促进者、终身学习的践行者、职业热爱的典范以及心灵成长的导航者。[5]

现代教育理念的发展促使教师角色深刻转型，“工程师”与“引路人”隐喻应运而生。“工程师”这一隐喻的兴起，源于教师从传统的知识灌输者向学习过程设计者、引导者与评估者的多重身份转变。教师如同精密的工程师，精心设计并实施复杂多变的教育蓝图，旨在为学生构建坚实的知识框架与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他们不仅需具备系统设计与操作的能力，还需精通管理与评估之道，以应对学习过程中的种种挑战，确保每位学生都能顺利达成既定的学习目标。

与此同时，“引路人”隐喻则进一步丰富了教师角色的内涵。在这个知识获取渠道多元化的时代，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而是成为了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亲密伙伴与智慧灯塔。教师以更加平等和开放的态度，与学生携手共进，在知识的海洋中共同航行。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与学生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的同行者。通过巧妙的引导与不懈的支持，教师激发了学生的内在求知欲与探索精神，为他们点亮了通往未来学习与生活的明灯，使他们在知识的征途上能够自信地迈出每一步。

总而言之，在现当代社会，教师的隐喻不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同的隐喻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教师角色的丰富内涵。

3 中西方教师隐喻的比较分析

3.1 形合与意合

傅雷曾言：“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西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6] 中国人重视整体性的综合分析，而西方人则重视抽象思维和个体思维。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语言上时，英语句子结构严谨，注重形式的完整性和形态的严谨性，而汉语句子结构相对灵活，注重内容和表意的完整性。

结合教师隐喻而言，中国教师隐喻含意深远，情感丰富。中国的教师隐喻往往更加含蓄深远，不直接说出隐喻的具体内容，而是通过意合手段（如语序、语境等）让读者自行领悟和体会，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感。例如，“教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个隐喻没有直接说出教师如何塑造学生的精神世界，而是通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一形象生动的描述来暗示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

相比而言，西方教师隐喻明确具体，逻辑清晰。西方人往往将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独立的要素进行逐个分析。在探讨教师隐喻时，西方文化倾向于采用一种解构性的视角，而非全面综合地审视“教师”职业的全面特性及其深刻内涵。它往往聚焦于教师角色的多样面向，将这一复杂职业拆解为若干具体而微的职能或场景进行个别分析与评估。例如，将教师比作救生员，强调其在学生面临困境时的救援与指引作用；视为野营顾问，则突出了其在探索与学习旅程中的引导与陪伴；作为军队总指挥，则凸显了教师在组织与管理上的领导力；而比作俘虏、晚会主人或受审者，则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教师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扮演的多元且复杂的角色。

这种分析方法体现了西方文化对复杂事物进行细致分解、逐一剖析的偏好，旨在通过局部理解来增进对整体的洞察。

3.2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中西方形成了鲜明的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西方哲学核心在于“天人相分”，主张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强调人的主体性，视人类为自然的超越者、管理者与改造者[7]。西方社会深植个人主义价值观，鼓励个体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成功，崇尚个性表达与自由精神，信奉“自助者天助之”的信条。这些观念在塑造教师形象时，体现为一种公正、中立的角色定位，强调教师不应偏袒，不受权势或家庭背景影响，致力于促进每个学生的平等与自由发展。因此，在西方文化中，教师常被比喻为象征公正无私的法官、引领团队向前的军队指挥官、维护秩序的警察，甚至是监督成长的看守，这些比喻均凸显了教师促进学生个体成长与自由的使命。

中国传统哲学核心理念在于“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间和谐共生的至高境界，倡导“宇宙与我同呼吸，万物与我共命运”的哲学观[7]。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显著倾向于集体与他人的福祉，强调以大局为重，乐于奉献，先人后己，团结协作。在此文化背景下，教师常被赋予了多重崇高形象，如严父般的威严与慈爱，慈母般的温柔与牺牲，还有如蜡烛般默默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春蚕般无私奉献、人梯与铺路石般助人攀登与前行、灯笼般在黑暗中指引方向等美好喻体。

4 结语

教师隐喻的演变深刻揭示了教师角色定位的与时俱进，这些变化不仅展现了教师职业发展的历史轨迹，还蕴含了丰富的教育哲理与价值追求。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变革，对教师角色的期待也逐步升级，要求教师们具备更多元化的能力和更高的专业素养，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吴式颖. 外国教育史教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 [2] [古希腊]色洛芬. 回忆苏格拉底[M]. 吴永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40.
- [3]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24, 138.
- [4] 帕克·帕尔默. 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心灵[J]. 阅读, 2016, (95): 65.
- [5] 张君豪. 教师的隐喻及其身份转换[J]. 文学教育(下), 2020, (12): 92-93.
- [6] 傅雷译文集[M]. 傅雷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
- [7] 张永丽. “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5, (04): 154-157.